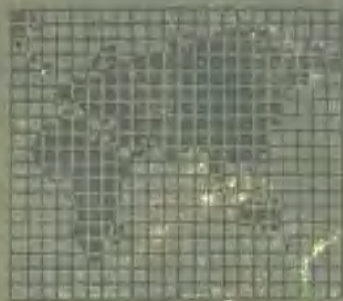


1 9 8 4 年



# 战后国际关系论丛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编印

# 战后国际关系论丛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 前 言

这三十篇论文是作为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一九八四年年会的成果之一，供与会同志讨论参考。三十篇论文集中探讨了战后国际关系几个方面的问题，以期引起大家对于战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兴趣和关心。

明年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页的四十周年。四十年的历史回顾起来，不由令人精神为之一振，其间虽迂回曲折，危机四伏，但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人类总是不断战胜邪恶，有所发展，有所进步。尽管超级大国的冲突仍使当今国际关系处于和平与战争的十字路口，然和平的大旗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高高举起。可是，对于这四十年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的研究却与这多姿多态的四十年很不相称。四十年在历史学家眼里，连弹指一挥都道不上，“时间跨度”短得极其可怜。不过，“弹指”也罢，“短得可怜”也好，它总是已经过去的事，而且是颇能唤起人们记忆的事，大有探讨和研究的必要。现在总算有了开头，况且有那么多众多的人开的头。亨帝自珍，诚石知谬，谨此付印，望专家、同行批评指正。

限于篇幅，编者对个别论文作了一些删节，特此说明。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 目 录

- 、 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兼谈世界结构的演变……………培 雄 ( 1 )
- 国家主权在南北关系中的作用……………王沪宁 ( 11 )
- 、 文明的结合部——东欧  
——从文化冲突与融合角度鸟瞰东欧  
问题……………冯昭雷 ( 18 )
- 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新形式  
——欧洲政治合作机制剖析……………伍贻康 ( 32 )
- 战后美国和西欧的外交政策对西欧经济  
复兴的影响……………姚椿令 ( 43 )
- 1949年英镑贬值原因初探……………周科真 ( 58 )
- 、 论雅尔塔体制……………刘同舜 ( 67 )
- “冷战”爆发前夕英美对苏政策的异同……………阴巧云 ( 79 )
- “冷战”的开端  
——浅议战后初期大国在中东北部的  
抗争……………潘 光、邓新裕 ( 93 )
- 美苏“冷战”的导火线……………竺培芬 ( 113 )
- 奥地利中立的特点和作用……………裘维新 ( 124 )
- 论戴高乐主义与戴高乐的欧洲政策……………陶 樾 ( 134 )
- 试论战后英国的非殖民化政策……………朱明权 ( 153 )

## 第一次印支战争中美国的目标与法国的

矛盾……………胜 荣 ( 108 )

西撒哈拉争端与《马德里协定》……………伍正大 ( 183 )

试论五十年代中期苏联对外政策的调整……………张月明 ( 202 )

捷埃军火协定与苏联首次进入中东……………刘晓红 ( 218 )

南斯拉夫与不结盟运动……………姜 琦 ( 229 )

试论波兰危机中的国际关系……………董拜南 ( 242 )

北约军事战略的三个发展时期……………陈佩尧 ( 258 )

战后英美特殊关系的演变……………周 琪 ( 273 )

试析澳新美条约签订前后的美澳新关系……………杨宇光 ( 287 )

战后初期美苏在华的矛盾与斗争……………俞正梁 ( 300 )

欲罢不能，欲助力絀

——略论美国1947—1948年有限援蒋

方针的形成……………王健伟、颜声毅 ( 312 )

拉美经济一体化略论……………方幼封 ( 330 )

七十年代后古巴对外政策……………赵长华 ( 344 )

试论内外政策的关系……………林世昌 ( 355 )

雷蒙·阿隆与国际关系……………黄静洁 ( 365 )

汉斯·摩根索和他的国际关系理论……………卢野鹤 ( 374 )

评《世界经济政治学》……………倪世雄 ( 386 )

## 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战后国际 关系的影响——兼谈世界结构的演变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培 雄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了。那是一场几将毁灭人类文明的浩劫；然而，它也以无可抗拒的力量轰毁了旧国际体系的脆弱大厦，给后来者留下一片可以设计和营造新建筑的废墟，从雅尔塔会议（一九四五年二月）的同盟国领袖们对战后世界格局作出安排开始，四十年来，各种各样的势力带着种种野心或理想在这儿角逐、争斗、茁生、消亡、壮大、衰弱、组合、分解，各自留下它们的印记。虽然战后出现的有关二战的历史影响的著作已如汗牛充栋，但时至今日，这新世界的轮廓才愈来愈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使我们有可能从新的高度去追溯和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从战争前后的全球国际体系的宏大演变中去研究二战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我们看来，那场战争最深刻的历史意义之一，就在于它彻底摧垮了数百年来形成的国际格局，为从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开始的世界结构大变动最后扫除了障碍，从而促使世界历史从一个由欧洲列强主宰全球的旧时代逐步过渡到一个多元结构的新时代。二战正是历史籍以完成这一除旧布新任务的巨型推土机。

世界本来是“多元”的。史前时代散布在各个大陆上的

蒙昧人，大抵是各自独立地进入文明时代的，人类社会由于缺乏交往手段而处于离散和孤立的状态。地理大发现将被海洋隔离的地球居民连成一片。在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驱策下，欧洲走上了向全世界扩张的殖民道路，使世界开始了“整体化”的进程。这一时期，反抗欧洲的野蛮侵略和模仿欧洲的先进文明成为非欧世界的两大历史潮流，世界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格局。十九世纪末，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不平衡和各国反殖斗争的掀起，欧洲走向衰微。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欧洲因为内部的冲突和火拼，它的中心地位遭到削弱和动摇，但整个旧的世界结构在战后仍被勉强维持下来，英法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

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开始时也可以认为只是一场对全世界产生影响的欧洲内战。二战首先使整个旧欧洲遭受极其沉重的打击，欧洲内部从此重伤难愈。如果说一战曾使一些欧洲国家尝到过失败的滋味的话，那么二战则使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尝受了败亡的滋味，希特勒德国的“卐”字形旗曾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的首都上空飘扬。从德国灭亡波兰起至一九四〇年六月英军在敦刻尔克大败退和法国沦陷为止，所有同盟国的欧洲国家都输了。希特勒闪电战带来巨大的灾难，战争几乎在整个欧陆铺开，欧洲国家在战争期间当了几年德国的“殖民地”，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欧洲在战争炮火的破坏下和法西斯铁蹄的蹂躏下简直体无完肤。一战中胶着状态的阵地战对欧洲造成的祸害与此相比起来就相形见绌了。历史已经证明，“欧洲中心”结构的矛盾不能在欧洲之内得到解决。战争很快就突破了欧洲的范围。到一九四一年，苏联和美国被卷入战争。从此，再也不会再有那种“世界

性的欧洲内战”。德国自己最后也在同盟国的戮力合剿下被攻克。经历这样一场战争，欧洲衰落了，它开始退居次要地位。以欧洲的强盛为基础的旧世界结构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轰垮了。

二战还使欧洲的殖民统治遭到根本性的破坏。德军对法属北非的占领和日本对英法荷殖民地的大幅攫取，一度取代了英法荷对那些地区的控制，铲除了旧殖民主义势力在那里的根基。虽然后来德日法西斯被驱逐了出去，但旧欧洲对那些地区的统治完全松动了。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精神被战争大大激发，各种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力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大大增强。结果，旧欧洲不仅未能象一战中那样掠夺到新的殖民地，它连对老殖民地的旧统治也无法恢复了，旧欧洲失去了对全世界的主宰地位。欧洲殖民统治的衰亡，是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独立壮大的先决条件。

在二战中，由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困境，欧洲内部及欧洲以外亚非国家的社会主义力量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好时机下极大地发展起来了，这是一支破坏旧世界和建造新世界的强大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的发展壮大，使亚洲地区的反帝力量和独立色彩大为增强，整个亚洲的战略局势和力量对比因此而发生影响深远的重大变化。东欧国家和越南、朝鲜的社会主义力量在抗击法西斯主义斗争中的活跃成长，对欧洲内部的进一步分化和亚洲战略态势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苏联在成功地抵御了德国法西斯的疯狂进攻后，国际地位陡然升高。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三次战争期间重要的国际会议上，社会主义苏联同美英平起平坐，在决定人类命运的重大决策问题上拥有举



足轻重的表决权，以至温斯顿·丘吉尔常常因为旁遭冷落，欧洲的问题在欧洲以外的“两巨头”之间作出决定而极感恼怒。至此，新的力量已经壮大成熟，美苏称强天下的局势大致已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声奏出了旧时代的入葬哀乐。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说过这么一段颇有见地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近代史上的一次大动荡，它解放了某些力量，这些力量永远改变了世界；它开创了核时代；它结束了西欧国家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统治，开始了老殖民帝国解体的过程”①。的确，二战在世界结构的历史演变中起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二战以人类的巨大痛苦为代价，借用法西斯战争的罪恶之手，将旧的世界结构加速摧毁了。不仅如此，它还帮助孕育、滋生了各种新力量，并为各种潜在新力量的崛起铺平了道路，战后的历史逐渐向我们显示了这一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战后世界历史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欧洲中心地位的丧失和整个旧欧洲、旧殖民主义的衰落。由于二战的致命打击，德国一败涂地，并在战后遭到肢解，法国等欧陆国家遍体鳞伤，英国也筋疲力尽，整个欧洲分裂为东西两部份。英法虽然又一次战胜了德国，但它们再也不能象一战后那样保持住它们所想保持的东西。西欧因波兰而宣战，战后波兰却脱离了西方。英法为维护其殖民帝国费尽心机，战后初期控制庞大殖民地的重轭却使它们力不从心。英国把希腊和土耳其当作不堪担负的包袱扔给了美国。英法还被迫收缩战线，从中东退出。联合国秘书处地址设在纽约而不是象国联一样把会址定在日内瓦，鲜明地象征着欧洲失去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领导地位。旧欧洲完全仰仗着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支持，才从战争废墟中摇摇晃晃地站立起来。

英法不甘后落，曾想在苏伊士运河重抖威风，却因美苏的干涉而遭失败。一九五二年二月，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人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在联邦议院大会上提出：“被布尔什维克庞然大物和世界大国美国分裂成十七个国家的残余欧洲，应该是一个在自由平等基础上联合起来的欧洲，……这个欧洲有着共同的命运……要有一个欧洲的国家概念”。②许多西欧国家领导人，如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意大利总理阿尔契德·加斯贝利以及丘吉尔等，都“慢吞吞地强忍着疼痛，树立了欧洲合作甚至欧洲统一的新概念。……他们认识到，……在超级大国的时代，欧洲各国是不能各自单独产生影响的。”③一九五八年，西欧终于走上了联盟的道路，旧欧洲已落到不依靠自身的联合力量便不能与外界抗衡的地步。

旧欧洲从国际政治领导地位上的退隐和旧殖民主义的衰落，引出了美苏在全球对峙的局面。在二战中，美苏两国带着完全不同的社会体制和政治理想，为着打击德日法西斯的共同需要而走向合作。随着旧欧洲的衰落，美苏逐步主宰了世界局势。德日法西斯灭亡后，美苏之间的固有矛盾迅速激化，这两个在战争中膨胀起来的军事巨人开始互相剑拔弩张。一大片在二战中奠定基础、在二战结束后相继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使共产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从意识形态转变为现实力量。在此背景下，美苏之间的冲突扩展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对立，战前旧世界中围绕着重新划分世界政治地图的种种斗争已被战后世界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判然对立为界标的全面冷战所代替。丘吉尔“富尔顿演说”中提及的冷战“铁幕”把

东德和西德、北朝鲜和南朝鲜、中国和台湾划为两半。这些国家分裂的背后是世界两极的对立。这一段时期的世界历史出现了一连串包含着美苏冲突的现象：希腊与波兰战后两种政权的建立，杜鲁门主义与共产党情报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组织，马歇尔计划与经济互助委员会，柏林封锁与朝鲜战争（哈里·杜鲁门在处理朝鲜战争问题时，把它看作是柏林事件的重演而一心想报这一箭之仇④。）日内瓦会议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巴格达条约和苏联进入阿拉伯世界，以及一九六一年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等等。这种美苏对峙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全球性冷战的两极对立一时掩盖了国际体系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 因欧洲旧殖民主义衰败而带来的战后世界多种新力量的诞生、成长和壮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战后国际关系所造成的意义最深远的影响。二战中，中国共产党因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利条件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因此在战后短短数年内就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东方巨龙觉醒后，立即对国际局势产生重大的影响，尤其在中国打破了美苏核垄断和脱离了苏联阵营后，中国在世界上成为一支日益重要的独立力量，两极对立体制首先被中国冲破。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为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扫除了通往胜利的障碍。随着西欧殖民大国的衰落，战后初期，许多亚非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新生。六十年代，非洲走向独立。七十年代，葡萄牙殖民体系也土崩瓦解。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侵略、干涉、欺压和剥削的共同斗争，使这些摆脱了殖民枷锁的不发达国家逐步聚成一股充满强大生命力的第三世界力量。万隆会议标志着第三世界的兴起，石油斗争和维护二百

里海权斗争则显示出第三世界的壮大和成熟。这支力量不仅从人口数量上占据了世界绝大多数，而且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日俱增。自从二战后期的科学技术将世界推进核时代后，核战争对人类造成毁灭的威胁，但恰恰因为如此，美苏才竭力避免正面冲突和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加强了局部战争和对广大中间地带的争夺，这就使位处中间地带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显著突出起来。一世纪前，越南南圻人民的抗法斗争对世界不会产生什么震动，但今天在越南发生的战争却有可能引出一场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苏伊士战争，中东战争，无不如此。再如，由于现代科技工业的迅猛发展，人类生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越来越大，许多自然物资丰富和具有经济战略意义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美苏自然资源之战中成为敏感的“热点”，中东、非洲之角（靠近盛产石油的中东）、安哥拉、扎伊尔和阿富汗（靠近石油生产国伊朗）等，纷纷成为美苏剧烈争夺的战略目标。这些“热点”的风吹草动经常会产生牵动全球的影响。特别是当这些国家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时，它们对整个世界局势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如石油斗争中，由于石油输出国的齐心协力，人们日常生活所必不可缺的“液体乌金”成了弱国迫使强国屈服的有力法宝，第三世界国家的威力震撼了世界。“南北对话”的出现表明，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已承认第三世界国家是当今世界政治生活和国际经济秩序中的重要组成部份；另一方面，战后初期东西方对立的单一格局已演变为同时交叉着南北对立的双重格局。这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第三世界国家按地区组合成国家集团。正如西欧各国已经证明它们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复兴经济和扩大政治影响一样，东南亚国家

联盟、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等组织在现今国际政治经济生活中越来越活跃，表明它们也已经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小国只有联合在一个国家集团组织里，才能使自己的声音不至被埋没。印度新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历史研究中心主任沙维帕利·戈帕勒说道：“大有可能的是，未来的世界社会将逐级组成，由民族国家的区域性合作组织向下一个阶段过渡。”<sup>⑤</sup>这种图景向我们展示了国际体系向着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战后日本和西欧也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在西方，二战造成旧欧洲的衰败和东西欧洲的分裂，促使西欧在战后寻求新的出路，于是出现了欧洲联合的趋势。在东方，二战使日本解除了武装，又迅速而彻底地扫除了封建残余，建成了民主政治体制，于是日本全力投入经济发展。在两极体制背景下，美国为从东西方钳制苏联而加强了对日本与西欧的援助，它们羽毛渐丰。日本虽然还是一个军事和政治的小国，西欧在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也很多，但在经济问题在世界上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的情况下，已发展成为强大的经济实体的日本和西欧共同市场俨然成了东西方两股重要的独立力量。共同市场国家对东欧采取的长期渗透的“和平策略”，和把战后以来一直充当美国小伙伴的英国拒之门外(至一九七三年)，日本对苏联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的强硬斗争，日本与共同市场同美国之间激烈的“经济战”、“贸易战”和“货币战”，这些都表明它们已经敢于并能够与美苏抗衡。为进一步摆脱美国的束缚、抵住苏联的逼压，日本与共同市场积极发展同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战后世界格局的平面层次上出现了多维相交的立体层次。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战后世界历史的后两大影响虽然体现了世界结构朝多元化发展的特征，但它们在初始并不明显，因此迟迟不被人们所充分认识，尤其不被在两极对立中都想一统天下的美苏所接受。对于正在作为一支独立力量崛起的新中国的认识，被“共产主义扩张”的恐惧感所笼罩的美国人远不如老练的英国人精明。社鲁门对英国首相艾德礼要求他认真考虑不要把中国看作苏联的又一个卫星国的建议不屑一顾，①杜勒斯在日内瓦拒绝与周恩来总理握手，反映出这些美国领导人毫无预见性和现实感。至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为止，美国人化了整整二十多年时间才转过这个弯。苏联同样只把中国看作它的一支附属力量。苏联从六十年代起对中国的敌对行为，反映出他们不愿承认世界结构多元化的发展而中国正是其中一支独立的新生力量这一现实。美国在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中的愚蠢表演，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粗暴干涉，向倡议不结盟国家的卑劣报复（停止援助修筑阿斯旺大坝），以及对日本和西欧的紧拽不放；苏联对南斯拉夫的高压政策，对捷克赤裸裸的军事侵占和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都说明美苏尚未认清或根本不愿承认世界正在向多元化发展这一无法回避的事实。美苏将世界强行纳入两极体制的政策无疑是与世界朝多元化结构的发展方向相违背的，这既不明智而又徒劳。

总之，我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意义正是在于，它在世界历史从欧洲中心结构向多元化结构演变的过程中，促成了旧世界结构的早日崩溃和新世界结构的早日到来。世界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但这绝非重复。当代世界的多元结构复合交迭，融成一体，它既不同于古代世界并列、

孤立松散的“多元”结构，也不同于近代世界通过欧洲中心将世界连成一体的伞状结构；它是一个紧密相联、上下交错的立体网状结构。这个结构于六十年代初具雏型，至八十年代已经明晰易见，它还将进一步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使世界更紧密地联成一体，同时也更加多样化。这是任何力量所不能阻挡的。

注释：

①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287页。

②《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托马斯·达贝尔格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第73页。

③《2000年的欧洲》，彼得·霍尔德，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12页。

④《杜鲁门回忆录》，哈里·杜鲁门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七四年版，第二卷，第二十二章。

⑤沙维伯利·戈帕勒，《世界社会形象——第三世界的斑点》，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第一卷第一期，第74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九八四年二月。

⑥哈里·杜鲁门，上引书，第476—477页，481—483页。

# 国家主权在南北关系中的作用

复旦大学国政系 王沪宁

国家主权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具有什么作用？享有什么地位？二十世纪以来引起人们极大的争论。我们认为，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主权原则不仅具有普遍的意义，而且对第三世界国家具有特别的积极意义。本文想从南北关系的角度，谈谈有关主权原则的几个问题。

## 一、西方资产阶级主权观的演变

资产阶级对主权的态度大致经过这样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权的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十六世纪时，欧洲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渐渐产生。但是，资本主义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它要突破这一桎梏，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消除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况，促进新生产方式迅速发展。法国古典法学家鲍丹首先提出主权的概念。他认为主权对内是其他一切权力的发源，对外不受任何权力的约束。然而，最先集中主权的君主制度又约束了资产阶级。于是资产阶级开始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力，洛克提出议会主权的思想，卢梭宣传人民主权的主张，这都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愿望。第二阶段开始于十九世纪中叶之后，这时资产阶级在西方各国建立了统治，资产阶级国家日益巩固，资产阶级



本身成为统治阶级和压迫阶级，同时资产阶级正大力开始营造他们奴役和剥削全球人民的世界体系。这时，“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不再适应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了，否认主权的理论纷纷出笼。

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否认主权或要求限制主权的思潮几乎成为主导的倾向。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使资产阶级产生了恐惧，他们企图以否定主权观念来消除战争和冲突。二战后，否认主权的理论日增无已，“主权观念成了众矢之的”。<sup>①</sup>在西方政治思想界、国际法界和国际关系理论界，否认国家主权的大有人在。英国著名哲学家赫伯特·罗素倡议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取消国家主权；霍沃特·斯科特断言一个“陈腐的主权国家就显出了真形——无非是世界循环系统中妨碍血液循环的一个残存的疙瘩罢了。”<sup>②</sup>比万相信“历史正在使国家主权这个词儿逐渐丧失意义。”<sup>③</sup>西方许多国际关系学者，都不同程度地抛弃了资产阶级传统的主权观念。他们认为现代国际关系依然以主权国家为基础，这种情况导致了国际关系中的冲突和不协调状态。国家主权原则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或多或少是有害的。美国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斯坦利·霍夫曼最近表示，发展经济和增加福利要求对国家和国家主权进行限制，以便给“我们这个缺乏共同价值观的危险的国际体系唯一的安全网。”总而言之，国家主权被看成一种有害的东西，在国际关系中只能起消极作用。

战后，国家主权之所以在西方受到非难，主要原因在于战后一大批亚非独立国家的出现和反对殖民主义运动在世界的兴起，许多被剥削、被压迫的民族提出了建立民族国家的